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吃饭,是最平常的事,却是人生中最不平常的体验。人生开心之事同你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与不合的一起,话不投机味同嚼蜡。所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吃饭,还真是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指标。

能在一起吃饭的人,要么关系密切,要么意气相投。家中的聚餐是家庭成员每天相聚的高光时刻,这个“聚”做得好,家才有家的味道。老式家庭,父亲权威,吃饭也是训诫的场合,所以老户家庭出来的子女一般熟知“温良恭俭让”,餐桌上的礼仪和修养一般都是有身份家庭的标配。

开明的父母,喜欢在饭桌上与子女交流,多听少说,子女的话越多、吃饭的时间越长。有一天突然发现儿女们不愿与你一起吃饭时,其中一定有父母这边的问题。据说,李嘉诚虽然年过九十,每周与儿孙们的饭局雷打不动。儿孙们未成年时,饭桌成了最好的课堂。长大后,便是闲话杂谈的幸福一刻,天南海北时事八卦,各有所好。年长后,父母更多的是听话的角色,再往后,子女们时不时无要大声说话,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能与子女一起将饭吃到终身的人,真是人生莫大的成功。

家中吃饭大致有三种境况:一种是完成任务,烧者无奈,吃者无趣,对吃失去热情,只是补充能量、生理需求而已。有时,即使准备了一桌好菜,吃饭者各有其乐,入场时间各不相同,真有点像吃流水席的状态。第二种是众人期待,不仅饭菜诱人,更是亲情的聚集。第三种是家人齐心协力、比拼厨艺,享受的是过程,特别在逢年过节,这一亲情碰撞的专用时刻。

能做到第二、第三种吃饭,一定有好家传和家风。一顿家常便饭,东西方折射出的是不同文化。西厨一般开放式,一边准备饭菜、一边与家人闲聊,要帮忙时人手随叫随到。以前中国式的厨房往往是封闭式,传统家庭吃饭时,讲究长幼有序,餐桌上弥漫着家长式的权威,大户人家长幼分桌,小孩中只有天资聪颖或将来承担重要角色的人才有机会上大人的饭桌,获有旁听参与的特权,其中的尊卑,一目了然。现在思想观念不同了,一家人吃饭规矩没那么多,能把一顿饭吃好的家庭不会差到哪儿。人活一天,每天总要有点念想,吃饭应该是其中之一。

普通的吃饭考虑的是吃什么,兴趣盎然的吃饭考虑的是与谁一起吃,与恋人、友人、家人一起,还是与场面上的人同桌,吃饭的兴奋指数迥然不同。当然,能把美食与人物结合好的用餐令人向往,但这样的用餐无疑少之又少。好的中餐免不了好酒,却难倒不胜酒力的英雄好汉,每人敬一次、回敬一次都是负担。以集体敬酒为主,心意到了,形式大于内容,也是一样的敬意和尊重,靠酒精增加的感情一般也靠不住。中餐一桌最多十几位,碰杯者有限,西式的冷餐会可以多达数百人,端着酒杯穿梭在人堆里,把要见的和打招呼的人兜个遍。愿者多聊,不愿者可以不聊,实在无聊,可以悄然离场。美食的意义已不重要,体现的是集中式社交的效率。

民的社交广度,除了同学和同事之外,开会和吃饭是两个主要场合。交流产生机会,机会催化合作,所以,餐饮业兴旺的地方,社会的发展和祥和指数也会高。好的中餐免不了好酒,却难倒不胜酒力的英雄好汉,每人敬一次、回敬一次都是负担。以集体敬酒为主,心意到了,形式大于内容,也是一样的敬意和尊重,靠酒精增加的感情一般也靠不住。中餐一桌最多十几位,碰杯者有限,西式的冷餐会可以多达数百人,端着酒杯穿梭在人堆里,把要见的和打招呼的人兜个遍。愿者多聊,不愿者可以不聊,实在无聊,可以悄然离场。美食的意义已不重要,体现的是集中式社交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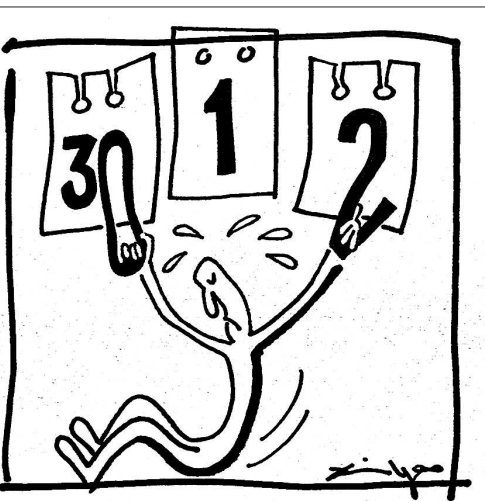
经营人生,这一顿饭的功夫是否一门必修课呢?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推荐优质书单,让读者以最少的时间成本,获取最大的读书收获,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优质书单使读书更有味。因为,读书从来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也不是能够将其视而不见的事。读与不读是一道分水岭,常能从一个人的谈吐、观念和行为中反映出来。对喜爱书的人来说,不读书如同是在“遭罪”,已然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了。有书陪伴的光阴才是最快乐的日子,那是无法用其他东西来代替的,就像吃饭和睡觉,皆有所需与所求,谁也不能代替谁。否则,就似乎缺少了一些什么。

寻找快乐的缤纷元素,也许并不困难,甚至是俯拾皆是。但读书的快乐性,并不是口头说说



智者快餐  
郑辛遥  
焦虑者常为昨天懊恼,替明天担心,却不把握当下。

右手攥着五角钱纸币,我和其他人一样紧紧盯着长条状铁皮烤架,对扑面而来的蓝灰色油烟毫不在意,反倒鼻翼抽动,想把肉香气更多地吸进去。有人和我一样,时不时将目光往四下望几眼,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继续去盯着烤架上的肉串。

这可能是1994年或1995年的某个下午,我在读小学三年级。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每天来接你放学,是一件可耻又遗憾的事情,搞得好像你还在读幼儿园,没有出息,以及——放学后你无法享受“地下零食”的快乐。

就比如我们正围着的这个小摊,烤肉的老头不像是洗过手的样子。就算曾经洗过,他还要收取纸钞和硬币装进腰包里,再从塑料袋里掏出生生的肉串……但我们这群小学生和初中生可没人在乎,老妈在家里永远也做不出这种肉串,更不许我们在外面买这种肉串。我们虽年幼,但更多是馋虫作祟。这种肉串就小拇指粗细,一根食指多点的长度,棕色的瘦肉和黄色的肥肉夹杂,撒了调料,拿到手里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第一串几乎是尝不出味道的来,不知道怎么就吃进肚子里了,所以需要第二串、第三串……

用来串肉的是细细的灰色铁丝,吃完之后插在烤架一头的铁盒里,宛如金属刺猬。也有调皮的,头朝下往地上扔,总是能稳稳插进泥里。据说,这些铁丝是从自行车轮上剪下来的。一天的生意做完后,老头会把插在泥里的铁丝回收,于是不是会清洗,那是悬案。

我们是一群爱玩闹的小学生,卫生观念残缺,风险意识全无,祖辈可能住在另一个区,父母双职工还没下班,老师们都在学校里,出了校门谁能管我们呢?所以,“不要吃乱七八糟的零食”……父母还不如许愿我们小学一毕业就考上复旦大学。只要口袋里有几角钱,我们都会“乱七八糟”,然后面对“上级主管部门”的审计,我们会说,买了冷饮、油墩子或者麦丽素。

一直到今天我都好奇,当初发明这些“乱七八糟零食”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居然能想到把糖做成钻戒甚至是口红的样子;把麦芽糖做成香烟的样子(尾部包了圈黄色纸,和滤嘴很像);把螺蛳肉、年糕片和去壳的小龙虾串起来放到深颜色的油里去炸;给一小袋一小袋的酸梅粉和蜜桃粉配上吸管或者小勺子;跳跳糖固然好玩,但和能把舌头变成绿

## 地下零食

王若虚

不久前,春秋票友社召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蔷华先生追思纪念会,笔者作为票友社的家属谈了点感想。李蔷华老师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敬、静、净、境”。

一、敬重艺术。李蔷华老师一生唱戏、爱戏,痴迷于戏。只要谈到戏,她的眼神就会亮起来,她认真地听,从她专注的眼神中你就能明白,戏就是她的生命。她从旧社会挂头牌的艺人成为新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20世纪5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相当不简单的。李蔷华老师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为传承发扬程派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静宁专注。李蔷华老师不识字,她一字一句地唱,一招一式地练,一生一地地演,所有的唱腔和招数全靠硬功夫,勤学苦练,日积月累,铭记在心。要达到艺术最高端,没有宁静专注的心态是万万做不到的。她不被乱世、浮躁、名利等所干扰,一生爱戏。她的一生再次证明,文化艺术的定力是最强大的,充满着正能量。

三、净空之美。她作为京剧程派艺术传人,始终不遗余力地传承发扬程派艺术,唱腔纯净,没有任何杂音。每次

看她演唱,有声有色,有板有眼,犹如吸收净化的空气,是美的享受。只要有后辈学生想学、肯学,她都尽其所能倾囊相授。

程派名剧《碧玉簪》要录制音配图像时,她主动提出让当时脱颖而出的张火丁出演,哪怕张火丁并非她的学生。她直言:“我看过张火丁演出,觉得她在台上很有灵气。”

## 蔷薇香永留人间

柴俊勇

尚。李蔷华对后辈厚爱有加。2018年,梅派青衣史依弘首度尝试跨流派演出程派名剧《锁麟囊》,这一大胆的尝试也引来一番争议,尤其是她“程腔梅韵”的唱法。而教授、指导她唱这出《锁麟囊》的就是李蔷华老师。对于史依弘学《锁麟囊》,李蔷华说:“年轻演员就应该多看、多学、多演。史依弘想学、肯学,我就愿意教,至于她是不是能够完全按照程派的唱,我不强求,毕竟她原本也不是唱程派的。”这就是李蔷华老师的胸襟与格局。

笔者经常参加春秋票友社活动,耳闻目睹了李蔷华老师的风采,深信蔷薇香永留人间。

色或黄色的魔鬼糖比起来顿时黯然失色。

就连当时,我们也不会惊讶这些产品属于“三无”,基本都是从作坊里出来的,除了糖和色素外其他的成分扑朔迷离。在父母眼里他们可能就像影视剧里的疯狂科学家,用工业、化学来创作出送进嘴里的弗兰肯斯坦。而在我们看来,那些发明家是危险的魔术师,是零食界的江洋怪盗。没有他们,放学路上少了很多乐趣。有了他们,成长道路上多了风险。

即便今天,大部分我的同龄人已经为人父母,攻防转换,不允许孩子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上网看到追忆少时的零食,多半还是会感慨吧,原来无花果干是萝卜做的,原来那肉串不是老鼠肉,上好佳为什么不再生产醋味鱼片了呢,当初一次吞下一整盒华丹差点卡住气管的那人是谁来着……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最近,有“好事者”将我为《中国老年》杂志拍的劳模黄宝妹的封面照放在老友圈里晒出,群里哗然。有老同事评价说,穿着旗袍的黄劳模精神矍铄很有范,依拍得有点专业水平了;更多的老友大惑不解:依啥辰光学会了拍照,而且上了“封面”?在这些喜好插科打诨的老友面前是不能说“瞎拍拍”的,如果说漏了嘴,好像“真拍拍”的话,我似乎应该跻身国内国际摄影高手之列,搞普利策大奖似的。

只能说实话实说,摄影这件事,只要有开始,一切皆有可能。

刚退休那年,金山石化老友邀我去猛洞河漂流。虽然漂流前导游关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不要携带,因为竹筏漂流时浪花飞溅,容易打湿镜头和造成相机脱手,但我想,猛洞河两岸景色秀美,可遇不可求,何况我在这架网购的数码相机并不“贵重”,挡不住的诱惑让我在竹筏上一路狂拍。当竹筏一路迎激浪漂流近两个小时抵达码头时,领队大宋要我拍一张集体照“留念”,领队发“令”,于是,在老友们的一片“欢呼”声中,我随手咔嚓了几张。

这张名为《欢呼》的照片在老友的鼓动下参加“亲和杯”全国摄影比赛。由于参与高手很多,我并不抱多少希望,按照当下的说法就是“玩玩”。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在主持人报的摄影者获奖名单中,我竟赫然其中,会场大屏幕里“欢呼”的照片显得格外地弹眼落睛。难道我随手咔嚓的照片也会在获奖照片中“轧闹猛”,搞大了?这可是评委们从应征的8万多张照片里“千挑万选”而来。揉揉昏花的眼睛,一点不错,题为“欢呼”的照片在大屏幕显现时,两位主持人朗读了评委会的“点评”,认为画面“生动”,很有“视觉冲击力”,展现了老年人的“精气神”云云。此刻的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我这个菜鸟也跻身其中,不是额头碰到天花板,还能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

前几年吧,我应邀和石化朋友聚一聚。因为到海滨小城早了些,闲着也是闲着,便在旧宅旁的林荫道端起相机“东拍拍,西拍拍”,一路“瞎拍拍”。聚会时,我取出相机给他们翻看拍摄的照片,想不到几个朋友看了异口同声称“有味道”。他们还通风报信说,晚报在举办上海最美摄影大赛,你何不送两张照片去轧轧闹猛,譬如卡拉OK自拉自唱嘛。在朋友的鼓励下,我投寄的那张《雨后的金零路》竟获得了“二等奖”。额头又一次撞到了天花板!

就这样拍拍“玩玩”,因为心态放松,没有压力,我的一些照片被报刊选用。有的编辑老师表扬说,你拍的照片“有点意思”。最有意思的是,我还被沪上某大报邀请参加摄影作者座谈会,那次我是以“二等奖”的身份参加的。

在那次座谈会上,主持者对我发言的评价是:“很低调,很谦虚……”她可能不知道,菜鸟的我,连摄影的基本常识都说不出个道道。虽然年近古稀,但是对于摄影菜鸟的我来说,年龄不是问题,菜鸟可以先飞,只要你上心,用心;只要有开始,一切皆有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喜人的收获。

## 七夕会

## 一切皆有可能

金洪远

## 雅玩